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 第二回 強氏由南雄歸家 孫大理央媒復娶

詩曰：世間妖物為人棄，卻與孫公續斷弦。

早識危亡留後日，誨教成長惡姻緣。

話說孫大理見旁邊鄰居成雙作對，他看見巷內有兩位奶奶談心。叫了一聲：「妹子呀！我倒有好些時不看見你了。」叫了一聲：「姐姐！我是去年有了喜。」

「我就不曉得，少禮，少禮！你瞞著我們是何道理？」

「我是去年臘月初八日生產的，怪道叫個臘狗子呢！」

「妹妹，妹夫待你可好麼？」

「好得很呢！他見我動了氣，不是倒茶，就是裝煙，還要時刻汰化我，生怕我氣出病來，還要代我捶捶扭扭，百般慇懃。晚上還要我先睡，代我把衣裳蓋得好好的，被內還要汰化。他因為我身子虛弱，氣不得的，恐有點差遲，大為不便，所以每日總要汰化我笑起來才罷。」

「妹妹，你修了來的，夫妻就這麼好，是前生福氣。我家這一個該殺的，他就不死！一天燒酒吃到晚，醉熏熏的，就像死人一般，連推都推不醒。他天天在外吃酒，賭錢，還想他被內恩情！連我穿的衣服首飾，一齊都當完了，叫我連娘家都去不得了。一個該死剝皮的、砍萬刀的，早早死了，讓我好另尋頭路。我修的來世嫁個好丈夫！」

不講二姐敘談，再言孫大理聽了此言，他到了司房，與眾同事商議：「我到好笑，諸位聽著，我旁邊有一鄰居，他欲意代我做媒。」眾人回言說：「太翁，你心中要是不要？」大理說：「我本不該娶，奈因家下無人照管，只有小女一人，又怕後娶不賢，反有笑話。」眾人回言：「續弦繼配，此是正禮。」

「雖然如此，我又不受人品好醜，只要可以當家撐持門戶，照管小女就是了。」適值內裡有一位小伙計說：「老爹！該因了千里姻緣是線牽，我代老爹為媒吧！」

小伙代孫大理說媒去。先得勝居茶館吃茶，靠欄杆頭條凳上坐下，泡了一壺乾烘茶。小伙計開口說：城內有一位鄉宦老爺，姓潘，當日在廣東做過南雄縣的，娶了一位姨奶奶，他家姓強，買到了任上，同老爺好得很，行雙雙，坐雙雙。老爺一口茶喝過去，又遞過來，自己喝一口，與老爺喝一口。坐了一張杌子，姨娘一定找了與老爺坐下。

強氏年輕，風花雪月無日。不要說潘老爺年紀又高了些，覺得精神有限，何能當得豔妾每日如此！抵當不住，漸漸得了病，不上半年，把老爺弄弔了！太太動了氣，叫：「人來！把強氏這一個騷母，快些著人叫船，去把強氏一房一屋的都搬了去，早些讓他回娘家去。」

強氏聽見，叫了一聲：「太太！我捨不得太太，況老爺平日待我甚好，我又丟不下太太。況我家那沒良心的父母，又要把我賣了別處去呢！太太開了恩，我情願跟隨太太一世！」太太大怒，動了氣，說：「我喜歡你的很！把我活活的老爺，被你天天妖媚迷人，淫聲浪語，把老爺弄死了，我如同切骨之恨！」

強氏說：「是老爺壽限，如何怪得是我弄死的？我而今情願削髮修行，伏侍太太。」那太太如何肯聽妖言，即刻吩咐家人：「押著強氏，立意動身，不得遲留！」那強氏如何肯去，又說出許多瓜甜蜜餞的話來，皆是一派孤名刁語。

那兩個家人奉太太之命，押令出門，將強氏帶出，暫寄住人家，二人且向街上得勝居吃茶，他二人說：「姨娘打發出來，又要代他叫船，還要送他回去！」不期小伙計已在快吃茶，說：「二位兄，你府上當真將姨娘打發出來了麼？」二人說：「真的！」小伙計在他二人耳朵內低低說道：「今有孫老爹，是我衙門裡一位貼寫書吏，年紀相仿，二位何不代他成全吧！二位原奉太太之命，將他領出，不拘甚人可配就罷。」

二位想了半天，彼此樂得成全這事，一者又省了事，二者還可以生財之道。主意已定，小伙計說：「二位可過去當面會會談談，況此時這個孫老爹，與眾不同，除了縣主，就數著他是一個豎得起來，會辦事的。」二位回去。小伙計同孫老爹會過茶錢各散，老爹仍奔司房。

再講潘府兩個家人，回去見太太，備說此事。太太說：「你二人明日回他信，既是本地坊縣主太爺的書吏，而且為人古道，我連這騷母身價銀子概不要也，算我積德一常看是明日，就要到他家去罷，我以了此一條腸子，怕他丟了你老爺的臉，從此兩無相干。」

孫大理回家，與孝姑晚飯後敘談：「今早出門，到了司房，有人代你爹做媒，約了明日早上說話。我的兒呀！為父的回來與你說一聲，明日好同媒人會說。」孝姑說：「爹爹！此事正禮，況家內無人掌管，你的女兒年紀又輕，何能撐持門戶？」

一一說了半會，父女各閉房門安寢。

再說姑娘閉了房門，將燈移至桌邊，不禁一陣心酸，低低痛哭：「我的親娘呀！你把你女兒丟下，年紀又輕，孤苦伶仃，又無弟兄照管。不知我的親娘得了這個時症，一病不起，嗚呼哀哉！今日爹爹說，明日要續弦，繼母不知為人如何？不知可賢與不賢？你的苦命的女兒，要望親娘陰靈保佑，娶得一位賢德繼娘才好。」他暗暗數說，已至三更，吹燈上牀。

孫大理次日起來，到衙門約了小伙計，仍在得勝居等候潘府管家前來回話。不多一刻，二位前來，彼此相叫。二位將太太之言說了一番，孫大理老爹允允，晚間抬人。彼時會了茶錢，孫大理說：「二位改日奉請！」大凡公門中人，皆好便宜，聽見白送的一個美人與他，誰知便宜是個吃虧的後門，到後來，連命都喪在他手裡。

孫大理歡天喜地直奔家中，與姑娘說過，準備晚間洞房花燭，老爹就忙了一個夠。他又到成衣舖內，買了時樣新鮮衣服，帶回家來。此刻大理忙亂不了，隨即又叫了廚子，備辦四桌七盞十六碟，兩樣點心，又央了人來家懸紅結彩，又請了同事中小幫忙家來，代他寫寫請帖，通知各房人等。眾人聞聽孫老爹今日續弦，大眾前來道喜，吃他喜酒。

再言老爹出去買了香燭元寶，他又到混堂洗了個澡回來，到晚打扮做新人，忙忙不了。

又稱了一百今封子，又買了二百安息香，諸事停當。

再講強氏大娘伏到潘宅內去，到了太太跟前，拜了四拜，回身又到老爺靈前拜了四拜，未免有那貓兒哭鼠哼了兩哼。到了外面，叫了人將他零星物件一卷精光。叫了一乘小轎，抬到百子觀音庵內。原來俗語：「借娶不借嫁。」強氏大娘轎子到了百子觀音庵內，下了轎，開發了轎錢，轎夫去了。奶奶走進去，到了後面，見了三師父，閒談了一會，擺出飯來吃過。將至傍晚，復又梳洗打扮，去做新人。他又稱了四兩香儀，送了三師父。出家的靠了嫁寡婦這節，是他們抄頭，不過吃了他兩餐飯，略做了一做，得他四兩香儀。

強氏大娘打扮齊楚，約莫有定更之後，大理喊了轎子一乘，到百子觀音庵，將強氏抬了回來。轎子剛才歇下，孝姑娘將轎簾一起，叫了一聲：「滴滴親親的娘呀！」孝姑雖然年輕，禮數週到，不過暖暖父親心，二者以讓眾朋友聽得如此，顯得他為人的意思。誰知強氏聽了有人叫他娘，他便下轎，抬頭看了姑娘一眼，口中哼也不哼，似乎假裝朦朧，一言不發。不知姑娘把今日事就存在心裡，也不開口。隨了強氏進房，自有老媽伺候。大理將滿堂香炷點起，敬家神，祀祖先，又到了湯氏奶奶靈前叩了個頭，又化了包子，然後進房。強氏抬頭看見了大理，暗暗歎了一口氣：「我道是個甚麼孫相公，原來這麼大年紀老相公！」恨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個鬼騷母養的，叫我是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我又沒有抱了他的娃子下井，何苦坑我，是個甚麼意思？」奶奶自己抱怨。

再講孫老爹出來，到了客座，叫人擺酒。眾人恭喜老翁，說：「今日娶了這麼一位標標緻致的夫人，我們是要替老翁發輝發輝，而且要喜香喜果。」孫老爹亦盡主人之道，百般周全。

眾人道：「我們今日要吃到三更，還要代老翁送房。我等還要行令猜拳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